

端午时节话屈原

贺绪林

又是一年端午到,大街小巷飘满了粽子的清香。端午节吃粽子已是习俗,为啥单单要吃粽子?那就得从端午节说起。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时至今日至少有四五种说法。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端午起源的观点是纪念屈原说。余也以为是。

史书记载,屈原出生于楚国的一个贵族世家,年轻时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受到楚怀王的信任,被封为“左徒”,相当于副国级干部。任职期间,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但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被贬谪赶到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在流放中,他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诗篇。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楚军四散溃逃,百姓流离失所。屈原目睹此情此景,心如刀割,于五月初五,写下了绝笔《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自尽,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丽乐章。

屈原投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

划船捞救,但却没有捞到屈原的尸体。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逐渐发展成赛龙舟活动。百姓们又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后来就演变成吃粽子的习俗。

用如今流行语说,屈原是个典型的官二代,且与皇室沾亲,但他更是位诗人,是位为楚国而生、为楚国而活的诗人。他的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与无奈中度过,其诗不是用墨写就,而是饱蘸着血和泪挥洒而成的。他虽身遭贬谪,但心中却时时怀揣着家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依然担当着一个人臣的责任,探索着富国强兵之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民生艰辛苦的生活,令他仰天长叹,流下了心酸的泪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尽管如此,他还是锲而不舍地探索,希望能为楚国指引前路,这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追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人生的道路崎岖坎坷,布满荆棘,而他胸怀天下,从未抱怨命运多舛。

然而这一切,又怎奈何得了君王的

疏远与抛弃,真难敌谗言啊!

今天我们读其诗,总是能清清楚楚听见一位爱国臣子一遍遍的哭诉,一遍遍的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夕阳荒原中,临水远眺、望眼欲穿的形象。

遥想当年,苍凉寂寞不安的心情,无法诉说的愤懑与苦闷,令诗人情何以堪!

楚地多水,汨罗幽深。可怜的三闾大夫,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来到汨罗江边。那天是五月初五,天气阴霾,夏雨如鞭,江水沧浪,狂风吹散了三闾大夫的长发,大雨打湿了他的布衣长衫。心安之处在何方?诗人长叹一声,吟哦道:“怀质抱情,独无匹兮。伯乐既没,骥焉程兮。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恨兮?”没有易水送别的豪情,没有乌江自刎的悲壮,却是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呐喊!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没有丝毫的犹豫,愤然纵身一跳,瞬间,汨罗江的波涛为诗人汹涌澎湃,随后滚滚东去……

不管历史如何嬗变,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从屈原投入汨罗江的那一刻

起,他的名字和形象就镌刻在楚国百姓心目中,且他的灵魂得到了洗涤和超度,他的气节进而升华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精神。

这一跳,诗人永远定格在了五月初五,而五月初五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节日!

这一跳,扬起了一个高高飘扬的精神旗帜,成为永恒!

两千多年过去,滔滔东去的汨罗江水可曾记得当年的三闾大夫?江水有声:不会忘记!不会忘记!

如今,端午已是一个节日的代名词,还有多少人去解读它的意义?也许认为这就是一个节日,去庆祝去欢度;去吃那包得精致、美味可口的粽子;去品尝它的好与坏以及店家的特色,而似乎忘记了节日的来历和意义。当然,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节日是在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可能也只是如此而已。

岁岁端午,今又端午。又到了吃粽子、划旱船、赛龙舟的时节。当我们划旱船、赛龙舟,品尝甜美的粽子时,不要忘记汨罗江深处那颗孤独寂寞的灵魂,那双执着求索的眼睛。

故园草木

田家声

插到肌内里。接着,他又从药箱里取出一卷艾绒点着,放在针尾处艾灸。顿时,我的肚脐处便有了一种热乎乎的感觉。隔了一会儿,肚子便不疼了。

“一针灵”的针法名扬乡里,我是早已领教过了的。那年我母亲害偏头痛,请遍了周围一带的名医,服用了不少中西药,一直不见好转。正是这位任四先生如此这般给治好的。我用手指着那束陈旧苦艾好奇地问:“你那药箱里的艾绒是不是用那种苦艾制成的?”他答:“傻孩子,咋不是,苦艾哪有两样?”“苦艾何以有如此大的神力?”先生笑了笑说:“苦艾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端阳时节连枝割下,晒干捣成绒,就是艾绒。着腹烧灸,能使热气内注筋骨、脏腑,是温灸的主要药料。另外,苦艾芳香,是散寒除

湿、温经止血的良药呢!”古医书《名医别录》中说它“主灸百病,可作煎止吐血下痢,下部匿疮,妇人漏血。”没想到草医先生能讲出这么多医药大道理。更没想到,苦艾有这般神奇的功能。

年年端阳,今又端阳。折一枝苦艾放在鼻尖上,嗅嗅,好香哟!香幽幽地直往人心里钻……

铁扫帚

家乡的端阳节,流传着一种古朴的“采百把草”的习俗。

这天,黎明起来,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屋外场院、路畔、山坡和露水草那湿漉漉、水灵灵的名叫“铁扫帚”的野草,说是常年备下那

草可除患消灾。

那年端阳节,适逢省中草药研究所的同志来我们秦岭山区考察中草药。我得知信息之后,忙在场院里随手采了一把“铁扫帚”草,怀着求知的心里去去问。我说:“叔叔,这‘铁扫帚’能治病吗?”“噢,这是一种草药,名叫截叶铁扫帚,别名鬼叫门。仲夏采集,药用带根全草,味甘、性温,具有固肾、健脾、利水、消积的功能,治疗遗尿、小儿食积、痞块、腹水效果不错呢!”

不久,父亲得了“水肿病”,肚子胀得鼓圆,我忙拿来一把晒干的“铁扫帚”,让母亲给父亲熬成汤药喝了三道,父亲的水肿病竟然神奇地好了!

“铁扫帚”,好一个神奇的治病良药,难怪家乡人视你为宝,年年都要采集呢!

苦艾飘香

常常对着门首斜插着的那束飘香的苦艾出神。那是去岁端阳儿子从老远的野地里采撷回来的。

端阳采艾蒿是家乡一带古老的习俗。听老辈人讲,门首插艾蒿能避瘟疫。然而,我总不大相信。

一次不小心着凉肚子痛,疼得我直在床上翻跟头。母亲急了,连忙去了前村医疗站,请来“一针灵”任四先生给我诊治。任四先生是位草医,最擅长扎针。他摸了摸我疼痛的肚脐周围,找准了“压痛点”,然后从随身所带的药囊中抽出一根纤细的“麦芒针”,用酒精消毒,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银针便快速地

汨罗江,一条属于谁的江河(外二首)

李根怀

你行走在风中,胡须飘进风雨里
心头的愁绪解不开眉间的那一把锁
黄昏与白昼,谁在乎你
浪迹在何处? 流落在何方

最恨楚地荒野悲凉草木之舌乱风语
你一路走过一世的岁月流光
无论路有多远,脚步迈向何方
有谁能医治你心中的霜冻

水寒风冷,皮囊与瘦骨包裹天地
有谁能接受你心中的夙愿和祈盼
你闭上眼,梦与汨罗江共枕夕阳
浪漫与忧愤,长睡千年

你去了,去了无限的远方
梦想归宿,或海角或天涯
谁来替你活着?
是汨罗江,一条属于你的江河

江河卓绝

我是河还是江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站起来,有高度
躺下去,有深度

因为一个人
信仰的魂附身于我
我的心,日夜澎湃
虔诚膜拜千年甚或万年

只因我背负着《离骚》
负重行走千里万里
和阳光、月光、雨露
卓绝一世

父母的端午节

这一日,绿野的香
和火热的气浪相拥
母亲抱着一捆艾蒿
父亲扛着一捆成熟的麦子
一前一后走进家门

父亲把几枝稚嫩的艾叶
泡在一壶酒中
说:喝一杯,驱湿散寒
母亲把几滴雄黄酒滴在我们耳孔里
说:驱邪,百虫不侵



飘香的记忆

张溢



天才蒙蒙亮,巷子里就远远传来“热——粽——子——”的叫卖声。别以为这是端午前,其实这是冷清的早春。我急忙穿衣下楼,给家人各买了一个粽子,剥开粽叶,咬一口,却不是记忆里的香甜和可口。细想起来,可能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意义上隆重的节日淡化了日常生活的内容,这才使我们吃着用更好的原料、同样的工艺做出的粽子时,却没有了往日的香甜。

在我的记忆里,端午节是开心热闹的节日。这大概因为端午处在一个阳光灿烂、满目苍翠的季节,不但有成熟了的樱桃和酸杏可以解馋,而且抹了雄黄酒、喝了雄黄酒还能避免蛇虫叮咬,更幸福的是可以吃到甜到心底的用红糖或蜂蜜滋润的粽子。

故乡的粽子是用散发着浓郁香味的粽叶包成。每年的四月底,母亲就约上邻居大婶、大妈们一起到山南

十多里地的石山上采叶子,一个上午就可以背回一大捆。接下来就要碾谷子、糜子或者高粱了。虽然这些原料包出的粽子口感生涩,难以消化,但在那个年代也是极其稀罕的。在我们那个大山深处有着百余户人家的村庄,大石碾却只有一盘。平常的日子里,乡亲们磨面、碾辣子,还显不出紧张,但到了端午节前,为了给孩子们解馋,大人孩子昼夜轮班排着长队等候着,争抢着把自家的粮食早一点倒上去碾好。

记得有一年,经过一番死缠硬磨,母亲拿出家里仅有的三斤谷子让我去排队。那长长的队整整排了三天,在我连续三次将谷子倒上碾盘却被插队的我哭着帮着人家一圈又一圈地推着沉重的碾子。看着夜空的明月,听着虫子的鸣叫,想象着飘香的粽子就在眼前的

我,迷迷糊糊一脚踏空,从一人高的石坎上摔到满是石头的河道,血霎时就糊住了我的眼睛……

那一夜,伤心的母亲抱着委屈的我回到穷困的家,劝我今年不吃粽子了。我哭着哭着睡着了,虽然我老大不情愿,可还是在睡梦中吃到了飘香的粽子。第二天醒来时,母亲变戏法似的拿来两只热气腾腾的粽子,我激动地问:“妈,这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一刻,父亲从外面走了进来:“你妈一夜没合眼赶色出来的……”原来,怜惜我们的父亲前一天步行跋涉近几十里山路,从学校送回五斤糯米。

后来,生活一天天好了,我们家的粽子不再用谷子、糜子作原料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的糯米和香甜的大枣。不但吃起来香滑可口,也不再为了争抢碾盘等上几天几夜了。再后来,端午节吃不吃粽子,在我的心里已经很淡淡

了,但是每年端午,乡下的父亲依然会买回来、枣,和母亲一起为我包粽叶粽子,坐上农用三轮车,颠簸着为我送来连我自己都提不动、吃上一个月也吃不饱的粽子。

十年前,母亲脑出血瘫倒在床上昏迷了半月之久,醒来之后恰是端午。看到临床病友递来的粽子,说话已经不大利索的母亲,竟然用抿不拢的嘴唇巍巍地吐出一句话:“再也没有人给我娃包粽子了……”那一瞬,我的泪“哗”地流了一脸。可怜的母亲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在她心目中永远长不大的儿子。

又到一年端午节,看着山上葳蕤的苦艾,听着天空飞过的布谷鸟的鸣叫,牵着散步归来的孩子,我想该抽点时间回家去看看我年事已高的父亲。回家的时候,我一定要在城里买些已经不分时间和节气,随时都可以吃到的粽子。

